

詩話總龜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主編

詩話總龜

後集

阮閱編

周本淳校點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1050

1121050



百家诗话总龟后集目录

后山诗话

黄常明诗话

复斋录

东轩笔录

桐江诗话

谈苑

击壤集

龟山语录

易学辨惑

雪浪斋日记

诗眼

澠水燕谈

冷斋夜话

蔡宽夫诗话

艺苑雌黄

归田录

细素杂记

丹阳集

高斋诗话

法藏碎金

南山(轩)文集

漫叟诗话

王直方诗话

山谷集

正蒙书

隐居诗话

金坡遗事

诗话雋永

文正公目(日)录

葛常之诗话

闽川名士传

胡氏诗话

上蔡语录

晦庵诗集

学林新编

宋子京笔记

东坡集

迂叟诗话

三山语录

石林诗话

东莱文集

韵语阳秋

西清诗话

闻见录

许彦周诗话

横渠集

吕氏家塾记

侯鯖录

杜诗

言行录

吕氏童蒙训

临川集

《桦麈录》

《道斋闲览》

《唐子西记》

《夷坚志》

《侍儿小名录》

《龙川略志》

《太平广记》

《植(树)萱录》

《山谷王梵志》

《雪窦语录》

《寄斋录》

《元城语录》

《林和集(靖)语录》

《文昌杂录》

《南游集》

《上库录》

《阮户部诗》

《回仙录》

《昭君图叙》

《洪驹父诗话》

《麈史》

《陈了斋集》

《四六说麈》

《程氏遗书》

《倦游杂录》

《三山老人语录》

《刘禹锡嘉话》

《古今词话》

《高道传》

《今是堂手录》

《云斋广录》

《僧宝传》

《诗说》

《曹语林》

《金石录》

《淮海集》

《陈辅之诗话》

《东斋记事》

《东皋杂录》

《夷白堂小集》

《异闻录》

《东观餘论》

《江南录》

《传灯录》

《集古录记》

《青琐集》

《乐府解題》

《六朝事迹》

百家诗话总龟后集门类

御制门一卷	一	求意门五卷	二
唐歌门一卷	五	讽谕门六卷	三
御燕门一卷	五	达理门六卷	六
荣遇门一卷	五	达理门七卷	六
忠义门二卷	七	博识门八卷	七
孝义门三卷	一四	狂放门九卷	七
孝义门四卷	一九	称赏门九卷	五
宗族门四卷	三	称荐门九卷	五
仁爱门五卷	三	投献门九卷	五
友义门五卷	二五	评论门九卷	六
幼敏门五卷	二六	评论门十卷	六
志气门五卷	二六	评论门十一卷	六
述志门五卷	三	评论门十二卷	七

评论门十三卷	七	感事门二十一卷	一三四
评史门十四卷	二	用事门二十二卷	一三七
评史门十五卷	七	纪实门二十三卷	一四四
评史门十六卷	九	用字门二十四卷	一四九
评史门十七卷	九	押韵门二十四卷	一五三
辨疑门十八卷	一五	效法门二十五卷	一五七
正讹门十八卷	一八	节候门二十六卷	一六三
隐逸门十九卷	一三	咏物门二十七卷	一六九
恬退门十九卷	一八	咏物门二十八卷	一七七
警句门二十卷	二三	咏茶门二十九卷	一八〇
句法门二十卷	二四	咏茶门三十卷	一八六
苦吟门二十卷	二五	格致门三十一卷	一九二
留题门二十一卷	二七	效法门三十一卷	一九五
寄赠门二十一卷	三〇	诗病门三十一卷	一九六
故事门二十一卷	三三	乐府门三十一卷	一九七
书事门二十一卷	三三	乐府门三十二卷	二〇一

乐府门三十三卷	二二	鬼神门三十二卷	二六五
伤悼门三十四卷	二八	释氏门四十三卷	二七一
伤悼门三十五卷	三三	释氏门四十四卷	二七七
寓情门三十五卷	三五	释氏门四十五卷	二八三
游宴门三十五卷	三七	释氏门四十六卷	二八八
怨嗟门三十六卷	三九	丽人门四十七卷	二九三
讥消门三十七卷	三四	丽人门四十八卷	二九七
箴规门三十八卷	三九	饮食门四十九卷	三〇四
诙谐门三十八卷	四三	器用门四十九卷	三〇七
神仙门三十九卷	四六	技艺门五十卷	三〇九
神仙门四十卷	五四	拾遗门五十卷	三一
歌咏门四十一卷	六〇		
附录			三六

百家诗话总龟后集卷之一 已集

龙舒散翁阮一闾宏休编
皇明宗室月窗道人刊
鄱阳亭梧程琬舜用校

御制门

王师围金陵，唐使徐铉来朝。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围，谓「太祖不文」盛称其主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使诵其诗，曰：「秋月之篇，天下诵传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语耳，吾不道也。」铉内不服，谓大言无实可穷也，以请。殿上惊惧相目。太祖曰：「吾微时自秦中归，道华下，醉卧田间，觉而月出，有句曰：『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铉大惊，殿上称寿。

后山诗话〔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五〕

故事，进士期（朝）集，常择榜中最年少者为探花郎。熙宁中始罢之。太平兴国三年，胡秘监旦榜，冯文懿拯为探花，是岁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诗赐之曰：「二三千客里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以（子）礼部放榜，故座主门生之礼特盛，主司因得窃市私恩。上（本朝）稍欲革其弊，既更廷试，前一岁吕文穆公蒙正为状头，始赐以诗，盖示以优宠之意，至是复赐文懿。然状头诗迄今诗（时）有，探花诗（郎）后无继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最为科举之盛事也。〔蔡宽夫诗话（同上后集卷一九）〕

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御制雪诗并酒赐学士，诗云：「轻轻相亚凝如酥，官树花妆万万株。今赐酒卿时一盞，玉堂闻话道情无？」又御制五七言诗赐苏易简，五言诗曰：「翰林承旨贵，清净玉堂中。应用咸依式，深岩比更崇。归家思值日，入内集英风。儒措门生盛，高明大化雄。」七言诗曰：「运偶昌时远更深，果然谷在我中心。从风臣偃光朝野，此日清华见翰林。举措乐时周礼法，思贤教古善规箴。少年学士文明世，一寸贤毫数万寻。」〔金坡遗事〕

石林诗话：杨文公在翰林，「以谗佯狂」去职，「然」真宗眷之不衰，「闻疾愈」即起为郡，未几，复以判秘书监召。既到阙，以诗赐之，曰：「琐闼往年司制造，共嘉藻思类相如。蓬山昔日詮坟史，还仰多闻过仲舒。报政列城归覲后，疏恩高阁拜官初。诸生济济弥瞻望，铅槧咨询辨鲁鱼。」祖宗爱惜人才保全忠孝之意如此。「文公后卒与寇莱公协定大策，功虽不终，其尽力于国亦无愧矣。」〔潜溪〕

〔潜溪〕前集卷二五

大中祥符五年，杨亿为学士，季夏被疾，至十月方赴朝参，具状称谢，御笔状尾批七言二韵诗赐

之，诗云：「承明迹待究儒玄，苦学劳心疾已痊。善保兴居调饮食，副予前席待名贤。」（金坡遗事）

大中祥符二年春，真宗御制诗赐知贡举晁迥云：「礼闈选士古称难，都为升沉咫尺间。较艺清时公道在，抡才应得惠人寰。」五年二月又制诗赐知贡举晁迥云：「盛时选士贡闈开，殿宇闻风献艺来。心似权衡求实效，勿教蓬荜有遗才。」（同上）

天禧三年正月九日，钱惟演承明殿面奉知举，真宗御制诗并序云：「卜贤能之多士，允协盛猷，资侍〔一〕从之洪儒，事〔二〕仲藻鉴。期申职业，用示篇事。」诗云：「寅奉昌图绍庆基，选伦多士叶前规。乡闾荐拔期无滥，草泽搜罗詎有遗？德举况逢全盛日，计偕咸造广场时。春官任职当求善，宗伯抡材务得宜。侍从名儒当委任，艺文公道辨妍媸。伋伸衡鉴裁深念，允协菁莪乐育诗。」（金坡遗事）

〔一〕「侍」字依明抄本繆校本补。

〔二〕「事」原作「书」，依明抄本改。

二月十八日将放榜〔一〕，赐诗并序，序云：「洋延造士，允叶于盛猷，乃眷儒臣，式分于重寄。论秀才〔二〕臻于显效，当官备著于纯诚。」诗云：「四海为家宝绪隆，旁求文雅振儒风。命乡随计来多士，较艺抡材有泽宫。管辂近臣当显任，丝纶深旨喻〔三〕丹衷。吁宵〔四〕汲汲予存念，夙夜孜孜尔徇公。名实岂惟衡鉴内，贤能皆萃网罗中。伋观翹楚登时用，布政分忧协庶功。」（同上）

〔一〕「榜」原作「文」，依繆校本改。

〔二〕「才」明抄本作「书」，似胜。

〔三〕「喻」原作「论」，依明抄本

繆校本改。

〔四〕「宵」原作「霄」，依明抄本改。

真宗赋御沟柳诗，令宰相两省和进。陈执中诗曰：「一度春来一度新，春光长得照龙津。君王自

爱天然态，恨杀昭阳学舞人。」其诗最尤者。

两朝宝训（一）

「（一）「两」原作「西」，依明抄本改。「尤者」二字南图藏明抄本作「著」字。

神宗遵太祖遗意，聚积金帛成帑，自制四言诗一章云：「五季失图，猓狻孔炽。艺祖造邦，意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每库以一字目之。又别置诗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后来所谓御前封桩库者（是）也。上意用此以为开拓西北境土之资。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后欲经理银夏，复取燕云。元丰五年，徐禧水洛嵬师之后，帝心弛矣。林谿裕陵遗事云「择庶后录卷一」

前辈云诗有夺胎换骨之说，信有之也。杜陵谒玄元庙，其一联云：「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盖纪吴道子庙中所画者。徽宗尝制哲庙挽词用此意作一联云：「北极联龙袞，秋风折雁行。」亦以雁行对龙袞，然语（意）中的，其亲切过于本诗，兹不谓之夺胎可乎？不然，则徒用前人之语，殊不足贵。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起，长杨早树秋」之句耳。苏子（美）云「峡束苍渊深贮月，岩排红树巧妆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峡束沧江起，岩排石树圆」之句耳，语虽工而无别也（意）。艺苑雕黄「洵隐丛话后集卷一九」

光尧初幸钱塘，有诗云：「六龙转淮海，万骑临吴津。王者本无外，驾言苏远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疮痍新。登堂望稽山，怀哉大禹勤。」大哉之（王）言，布于天下，汉祖大风之歌，唐宗劲草之句，不足道也。诗说集水「同上」

賡歌門

东莱恭和皇帝幸秘书诗：「麟阁龙旗日月章，中兴再见赭袍光。仰观焜耀人文盛，始识扶持德意长。功利从今卑管晏，浮华自昔陋卢王。愿求实学酬天造，肯效明河织女襄！」〔文集〕〔吕东莱文集卷二〕

御燕門

嘉祐七年冬，宴近（群）臣于群玉殿。英宗以皇子预坐，在舍人待制之后。岐公诗云：「翠辇生香容，庭辟黄金涂，纸看挥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装舆？」岐公改之以进。〔复斋漫录〕〔渔隐丛话后集卷二〕
神庙时，经月每夕有赤气，见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灭，人以为皇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燕乐词云：「未晓清风生殿阁，经旬赤气照乾坤。」未几，皇子生，大燕群臣于集英殿。〔文正公日记〕〔同上〕

荣遇門

苏参政易简取开封府解，时宋尚书白为试官，是岁状元登第。后十年白为翰林学士，易简以（亦）继

召入，故易简赠白诗云：「天子昔取士，先后（俾）分嬖妍。济济俊兼秀，师师鳞与鸾。小子最承知，同辈寻改观。甲等叨荐名，高飞便凌烟。遂使拜宸坐，果得超神仙。迄今才七岁，相接乘华轩。」庆历二年，欧阳文忠公为别头试官，王文恭公预荐，至嘉祐初，文忠在北门，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贡举。故文恭诗有「十五年前门下客，最荣今日预东堂」之句。座主门生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尤天下文学之极选，国朝以来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蔡宽夫诗话「潜隐丛后集卷二」

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林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至此新入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叨出（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宜）为白发翁」也。天圣中，余举进士，国学南省皆忝第一人荐名。其后景仁相继亦然。故景仁赠余云「淡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也。圣俞自天圣中与为诗友，余尝赠云：「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而子华笔力豪赡，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敌也。前此有南省试官者，多窘束条制，不少放怀。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加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此前（前此）未之有也。归田录（同上）

百家诗话总龟后集卷之二

忠义门

世人论渊明自永初以后，不称年号，只称甲子，与思悦所论不同。观渊明读史九章，其间皆有深意。其九章章者，如夷齐箕子鲁二儒三篇，夷齐云：「天下（人）革命，绝景穷居。正风凌俗，爱感懦夫。」箕子云：「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矧伊代谢，触物皆非。」鲁二儒云：「易代随时，迷变则愚。介介若人，特为正夫。」由是观之，则渊明委身蓬巷，甘黔娄之贫而不自悔者，岂非以耻事二姓而然也（耶）？（常之）（韵语阳秋卷五）

子美诗（游山寺）云：「虽有古殿存，世尊亦蒙（尘）埃。山僧衣蓝缕，告诉栋梁摧。」一本即所赋「事」，自然及于乘舆蒙尘，股肱非材之意。（岂非）忠义所激，一饭不忘君耶！（常明）（蜀溪诗话卷三）

明宗召蜀中旧臣赋蜀主降巨唐诗，王偕等皆讥荒淫。独中丞牛希济曰：「唐主再悬新日月，蜀王难保旧山川。」明宗曰：「希济不忘（谤）君亲，忠孝也。」赐（綵）百段。余谓希济但能两解之辞而已。江革云：「不能杀身报主，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此可以厉臣子之节。（晋溪）（卷二）

诗人比雨如丝如膏之类甚多，至杜牧乃以羽林枪为比，恐未尽其形似。念昔游云：「云门寺外逢

猛雨，林黑山高雨脚长。曾奉郊官为近侍，分明攫攫羽林枪。『大雨行云，四面明（崩）腾玉京仗，万里横亘羽林枪。』岂去国凄断之情，不能忘鸡翘豹尾中耶？（丹阳集〔前语阳秋卷三〕）

柳迁南荒，有云：『愁向公廷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太白云：『我似鸛鹄鸟，南迁懒北飞。』皆褊攸躁辞，非啾啾惓惓之义。杜诗云：『冯唐虽晚达，终覲在皇都。』『愁来有江水，焉得北之朝！』其赋张曲江云：『归老守故林，恋阙情延颈。』乃心王室可知。（黄常明〔碧溪诗话卷三〕）

世俗夸太白赐床，调羹为菜，力士脱靴为勇。愚观唐宗渠渠于白，岂真乐道下贤者哉？其意急得艳词媒语以悦妇人耳。白之论撰，亦不过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就使滑稽傲世，然东方生不忘纳谏，况黄屋既为之屈乎？说者以谋谟潜密，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一何鲜也！力士閹腐庸，惟恐不当人主意，挟主势驱之，何所不可，脱靴乃其职也。自退之为『蚍蜉撼大树』之喻，遂使后学吞声。余窃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碧溪〔卷二〕）

汲长孺段太尉皆义勇奋不顾身之人，至于仁爱抚养〔则〕矜怜惻怛无所不至，所谓刚者必仁，仁者必勇也。尝观乐天云：『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希文云：『吾生岂不奉，所禀多刚肠。』皆心中语也。白则有『敢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又云：『心中有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范〔又〕有『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共〔芳〕』。赴姑苏云：『岂辞云水三千里，由济疮痍十万人。』与汲段正相似。（黄常明〔碧溪诗话卷一〇〕）

灵彻有「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世传为口实，凡语「有」及抽簪，即以此讥之。余谓矫饰罔人，固不足论，若出于至诚，时对知己一吐心胸，何害？观昌黎送盘谷云：「行抽手板付丞相，不待弹劾归衣桑。」赠侯喜：「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如今便当去，咄咄无自痴。「如今更谁恨，可便耕灞浐。」此类凡数十，岂苟以饰口哉？其刚劲之操不少屈，所守素定故也。（君溪〔卷二〕）

水叔尝「试」谒执政，坐中赋雪诗云：「主人与国共忧戚，岂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当时乃谓：「唐韩退之亦能道言语，其预裴晋公宴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不曾如此作闹。」殊不知老杜一言一咏，未尝不在于忧国恤人，物我之际，则淡然无著。夏日叹曰：「浩荡想幽蓟，王师安在哉！」夏夜叹曰：「念我荷戈士，穷年守边疆。」此仁人君子之心，终食不可忘也。边兵之语，岂为过哉！如退之「始知神官未贤圣，护短凭愚要我敬」，「雪径抵樵叟，风廊折淡僧」，真作闹诗也。（君溪〔卷九〕）

余观楚国先贤传言汝南应璩作百一诗，讥切时事，编（邈）以示任（在）事者，皆怪愕以为应焚弃之。及观文选所载璩百一篇，略不及时事，何耶？又观郭茂倩杂诗载百一诗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为凤将雏。二篇伤鬻桑二老无以葬妻子，而已无宣孟之德可以赐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劳，不肯为子孙积财。末篇即文选所载是也。第四篇似有风谏，所谓「苟欲娱耳目，快心乐腹服（肠），我躬不悦欢，安能虑死亡」。此岂非所谓应焚弃之诗乎？方是时，

曹爽事多违法，而璩为爽长史，切谏其失，如此，所谓百一者，庶几百分有一补于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于祸。或谓以百言为一篇者，以字数而言也。或谓百者数之终，一者数之始，士有百行，终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然皆穿凿之说，何足论哉！后逊亦有拟百一体，所谓「灵辄困桑下，陵拾李蟠」，其诗一百十字，恐出于或者之说。然璩诗每篇字数各不同，第不过四十（一百）字尔。
丹阳集〔韵语阳秋卷四〕

杜：「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又云：「报主心（身）已老。」以稷契辈人而使老弃闲旷，非惟不形怨望，且惓惓如此！彼遭时遇主，言听计从，复幸年鬓未暮，而不能摅诚戮力以图报效，良不愧此欤！
君溪〔卷四〕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此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之意。「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所谓「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内，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也。
黄常明〔君溪诗话卷一〕

「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此与无逸旅葵，孟于格君心之非，汲长孺谏上多欲，魏郑公十渐，陆宣公之奉天诏书，无二道也。
同上〔同上〕

昌黎〔赠张道士〕云：「诣阙三上书，臣非黄冠师。臣有胆与气，不忍死茅茨。」韦应物送李山人云：「圣朝多逸逸，披胆谒至尊。岂是贪（爱）宠荣，誓将救元元。」圣俞赠师鲁云：「臣岂为身谋，而邀陛下眷。」皆急于得君，非为利禄计也。
同上〔同上〕

杜〔送严武〕诗：「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寄裴道州苏侍御云：「致君尧舜付君（公）等，早